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幸福的门 / 朱美珍著 . — 北京 : 大众文艺出版社 ,
2011.4

(中诗作家文库 / 周占林主编 . 第 9 辑)

ISBN 978-7-80240-812-8

I. ①幸… II. ①朱… III. ①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8150 号

- 书 名 幸福的门
作 者 朱美珍
策 划 中国诗歌网 <http://www.yzs.com>
责任编辑 张 宁
装帧设计 夜 枫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10-65060478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明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总 印 张 52
总 字 数 1215 千字
插 页 20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总 定 价 258.00 元 (全十册)

目 录

朱美珍：被埋没的诗歌珍珠·····	北 塔	1
自序·····		5

第一辑 水中流淌的月光

诉说·····		3
希望·····		4
无题·····		5
葡萄·····		6
作者·····		7
汽车族·····		8
封面人物·····		9
一条狗的哲学·····		10
诗意·····		11
九月·····		12
人生·····		13
鹿回头·····		15
无题·····		16
诉说·····		17
母爱·····		18
读莫泊桑《月夜》后感·····		19
月夜之二·····		21
相信·····		22
风·····		23

月光·····	24
衷情·····	25
生活·····	26
夜歌·····	27
城市·····	28
幸福的意思·····	29
异乡·····	30
小镇·····	31
日子·····	32
死亡·····	33
时光·····	34

第二辑 指尖滑过的阳光

诗人和羊·····	37
葡萄之光·····	38
看海·····	39
快乐的夜·····	40
酒量·····	41
歌·····	42
月亮·····	43
我·····	44
安静·····	45
诉说·····	46
秋天·····	47
傍晚·····	48
月光·····	49
雨·····	50

傍晚·····	51
快乐·····	52
年轻的时候·····	53
影子·····	54
茶道·····	55
现代·····	56
公园里·····	57
野牛·····	58
月色·····	59
冬夜，雪·····	60
醉·····	61
保险公司·····	62
亡夫·····	63
农民·····	64
怀想·····	65
历史·····	66

第三辑 水边构筑的家园

果园·····	69
落日·····	70
等待·····	71
别一种生活·····	72
爱曲·····	73
夜·····	74
十二行诗·····	75
新梁祝·····	76
我·····	77

想	78
爱的日子	79
等	80
月色	81
独自	82
假如	83
死亡	84
蚕义	85
时光	86
河	87
菜市场之交响乐诗	88
想	91
民间	92
月夜	93
农忙	94
独吟	95
荷	96

第四辑 镜中爱情的烛光

等待	99
鱼	100
舞	101
你的声音	102
她	103
风尘	104
爱的诠释	105
黄昏之光	106

假如·····	107
因为·····	108
我们的爱·····	109
爱情·····	110
给你·····	111
题春·····	112
忆你·····	113
三生石·····	114
肖像·····	115
无题·····	116
写诗一刻·····	117
独吟·····	118
感觉·····	119
秋意·····	120
忆·····	121
小村三月·····	122
水巷·····	123
芦花·····	124

第五辑 心灵幸福的门扉

渔夫之夜·····	127
城市·····	128
乡间·····	129
困惑·····	130
渔村的夜·····	131
渔夫之梦·····	132
异乡的梦·····	133

写在二月墙上的诗·····	134
信·····	135
水乡·····	136
春江 花月 夜·····	137
无题·····	138
感觉·····	139
思·····	140
听·····	141
惊慌·····	142
岁月·····	143
母爱·····	144
邻居·····	145
平凡的幸福·····	146
给你·····	147
跋·····	何 笛 149
后记·····	152

朱美珍：被埋没的诗歌珍珠

北 塔

2010年11月初，我率一个诗人采风团在故乡盛泽镇采风。活动期间，吴江的老友何斌华先生递给我一部打印诗稿，说是他的一个乡下亲戚写的，让我帮看看，希望我能“赐序”。我当时并没有太在意，因为我时不时会收到各地诗人让我帮看看的诗稿，大部分看了也没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也就无话可说。当然，家乡诗人要出集子，这个序是非写不可。随后，我率中国大陆诗歌代表团赴台湾参加第三十届世界诗人大会。回来后，有一天晚上，我拿起那部诗稿，本来是想随便挑着读几首的；但是，一读而不可收，因为我读到的是一颗颗语言的珍珠，它们璀璨的光芒紧紧吸引住我的眼球。

我边读边感慨，这些年，我跟家乡文坛在恢复联系，帮他们策划组织了几次活动；但居然从未曾有人跟我说起过一个叫朱美珍的诗人，更别说是请她参加见面了。真叫“遗珠之憾”。

我之所以说美珠的诗是珍珠，可不是望名生义，而是因为她的诗小巧，光亮，圆润，质感强，意象多样而有力，修辞丰赡而独创，藻饰富丽而雅致。

我的歌声

是一节节夜色的莲藕

风的玉手

去采摘

那生活美丽的棱角

我之所以说美珠的诗是珍珠，更是因为她的大部分词句都是疼痛和苦难的产物，真正体现了“蚌病成珠”那条亘古有效的美学定律。她生活在基层甚至可以说是底层，至今没有浮出水面，贫穷、卑微、寂寞、哀伤、痛苦是她生活的关键词，而她偏偏有更高的追求，超越周遭世俗的灵魂诉求，她与它所生活的环境格格不入，在精神和价值观上往往是脱节的。这一方面使她更寂寞，更痛苦：

地正在摇晃

无数星辰的眼睛 / 像

一个个彩色的汽球 / 飘走破裂

你 / 想去吃 / 月亮这个饼

就在黑暗里摸索

她对江南农村的创伤性体验和近乎无望的仰望使我深有同感，因为二十多年前，我也曾经在那种创伤性背景下生活写作，写的也是那种情调和氛围，只不过，没有美珍写得好。因为我那时只是少年闲愁，而不像美珍所体验的是生活之刀的刻骨之痛：

我曾经看见过死亡

那卧在床第上的一道阳光

是我丈夫的皮囊

另一方面她以坚强的意志和信念，抵御住寂寞和痛苦，并且以

优异而优雅的创造力，把寂寞与痛苦转化并升华为诗歌。“幸福”这个词在美珍的作品中大量出现，这充分显示了她对幸福的强烈渴望，哪怕她得到的只是幸福的一副假象或伪装，她也要死死抓住。我想她会跟我一样，感谢诗歌给她带来了幸福的感觉或者说幻觉，短暂甚至只是瞬间，她已经觉得足够让她活下去，写下去。是的，一个对幸福有自己定义的人必定是幸福的。

在中国 80 年代以来的诗歌界，时不时会有女诗人自比或被比作艾米莉·迪金森。我不知道美珍是否读过或爱过那位美国诗歌之母。但我还是想把她比作迪金森，除了她缺乏宗教情怀，其他各个方面都与迪金森相似——同样禀赋上帝给与的语言才华，同样具有强烈的情感和渴求，同样具有强大的毅力与恒心，同样得不到外界的安慰、理解甚至同情，只有自己创造诗歌的美酒、花园、天堂来安顿、鼓励、肯定自己。很多年来，美珍在孤绝的灵魂状态下孕育、打造艺术的珠宝。今天我要在遥远的北方，向她这样的诗人表示敬意！我写此序，不仅因为美珍是我家乡的诗人，而且因为她是我认可的那种优秀的诗人。

但愿这颗珍珠的光芒不会继续被埋没，而是射向远方更远。

2011.1.20

敬书于京郊颖慧寺

自序

朱美珍

说起诗歌，就像在说起自己的母亲，这个比喻有些陈旧，但情形确实这样。

她将我一手带大并抚慰着我，在她的怀中，我感觉无比温暖舒适，在我还在她的子宫里时，我眼前只有对黑暗感到的恐惧，她关照我并把我带来这个和煦的，有着流动的风与一丝明媚的世界，既没有征求别人的同意，也没有问我到底愿不愿意，然而，我没有责怪这位伟大而执着的母亲。她的抉择对我并非是一件坏事，我因为有了诗的血液就充满了全新的生命的活力，我为我能够生在这样的家庭中而感到自豪与欣喜，母亲她众多的优点影响着我，而我是她众多孩子中最小的一位，她教会我许多事情，如在平凡的日子里保持宁静的姿态，秉遵做人的道理，那么浅显又那么深刻，包括对一切的理解和宽容，反之，对于梦这东西永不言放弃！所以至今我仍然做梦，梦境是另一种心的游历，我呼吸自由的空气，同时感到心灵无拘无束，我在原野上奔跑、雀跃，和阳光追逐、嬉戏，又与炊烟风儿一起，我偎着灶膛里柴火的毕啾声，像在欣赏音乐击打的过程，这使我的喜悦扩大到千万倍，乃至延伸至无极限。我住在乡间整洁简陋的房舍里面，并没有觉得不妥，相反，我感到幸福，它贯穿着我的每一个毛孔，我与天上的星，水中的月是邻居，也是亲戚，我们常常坐在一起喝茶、聊天，说着永远也不枯竭的话题。

生命如歌、如水、如风，如春夏秋冬一切时光中，意料内外的或遥远或清晰的景物的影体，在我敏感的心灵地带中无比熟悉，我熟悉那留在他们身上的臭味、烟味，各种草叶的味道，我不觉得他们中有谁的谈吐或举止不符合场合身份，相反，我觉得他们一个个

可爱又优雅，尽管从外表上有些放浪不羁，然而，在他们的内心，具有多么善良温驯的品质啊，又充溢着柔情蜜意。

我在这段时间长大并默默地观察阅读到的这些，是我取之不尽的丰富的宝藏，因此我倍加珍惜，尽管我以后会出去走走，我已经出去过几次但马上又回来了，我曾经领略过在屋外那空旷的寂寞，与没有遮蔽的雨的侵袭，碰着路的泥泞与弯曲，当我全身湿淋淋地回到家中时，诗歌这位仁慈的母亲，她上前为我擦去艰辛，又紧紧拥抱我，而我也向她诉说着心底的思念，并递上我送给她的礼物，这一本诗集。

这一片篇篇稚嫩的习作也许羽翼未丰，但它要是能够在您的目光中沐浴，就如在倾听幸福。

2011年1月10日

第一辑 水中流淌的月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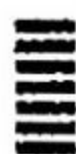
诉说

从前我睡着日子，犹如忘却
一些诗句
像年轻的马队驰骋
在明媚的火光中一闪又消失

有一天
月光造访了我居住的茅屋
我看见她修长的身姿
和
飘扬的衣角
犹如过去

那美貌的神祇
她热情地邀请我
并捣烂
随身而带的草药
把它敷在我受伤的脚趾

我的思想与她的重叠
像英雄的大鸟
垂下羽翼



希望

一些记忆
它像标本
夹在岁月的书页里
空过

有些幸福
像得不到的糖果
尽管它似乎就在不远处

而我只要怀中揣着
一封短信
在午梦的阳光下
阅读

无题

亲爱的朋友
你信奉的
是哪一位尊神
能够给我以
真正的启示

冒着青烟的土地
到处是战争的铁蹄
生命如草一样生长或者消失

阳光
那圣洁的羽毛
它只会加重我们眼睛的负担
难道
把家安在高高的鸟巢上
就是我们的梦想

葡萄

这整队的少女
她们结伴而行
她们向着
旅行的时间
借来
青色的头巾

如藤的头发
垂下
是她们羞涩的秘密
但决不告诉你

而我已从她们那泛起的紫色笑靥上
猜到了
她们的谜底

作者

造梦的人
他自己搬来石头

树下
系着白色的马匹

而风与
无心的僧侣
交谈

脚上的鞋子
破了个洞
这严肃的命题
我站在他的园中
远远地观望风景
却没有能够
偷盗那愿望的苹果

汽车族

心
是一个长篇
只有财富
在进行冲刺

一些装甲的欢乐
音乐
是他的脸
这画面就是他自己

夜晚
如一束灯光
暗示
风是
这世上的一条泥鳅

封面人物

没有一处馆舍

可以容得下这广大迷人的微笑

崭新的月份

你不再感到受伤

午夜的星空下

美酒成为

一种经典的歌谣

幸运的船只

无论出发或者靠岸

你都是 梦的儿郎

一条狗的哲学

拖着
一条灯光的尾巴
梦被长街拉长

这三只脚的异类
(这是天生的缺陷)

它对着我
露出
残缺的微笑

星子们开始漫步
又与它一道去到河边
面对着黑暗的河水
如对着亲人
眺望

我看见
它总是在春天打盹
或者
它定是在梦里
见着了自家的爹娘

诗意

我曾经写过许多美丽的诗篇
她们像是我的一个个小女儿

她们姣好的容颜及优雅的举止
让人着迷
然而在不开口或者您不认识她们时
她们的出现像鸟雀一样平凡

她们带给我欢娱
又给我劳动后甜美的休憩

她们穿过月光和梦的丛林
像一队快乐的士兵
她们的目光遇到什么
什么就汇成一股清泉
在夜色里晶莹地流淌

我为她们觉得骄傲
而有幸
她们围着我唤我“母亲”

九月

立在稻穗上的秋天
面孔蜡黄
哥哥举起逞亮的猎枪
妹妹赶紧跑进屋
去看养在水缸里的月亮

天空飘满落叶的眼睛

云是水的家乡
露出阳光的脊背
乃教堂
乃塔
乃岛屿这些

人生

有时
我也想到过它
那遥远的
缀满了蓝宝石的星空
作为我
年轻佩带的
首饰盒儿

然而
我的老母亲
她用一根细竹竿
驱赶
麻雀的阴影
父亲通红的脖子
与他喝酒的十四行

他们一直在那里
谈论
庄稼和雨季
却不知道
岁月的姓氏



而在乡下
阳光是一群母鸡
“咯咯”叫着
在四下里跑开时
我那平凡的欢乐
来自火红的灶膛里
跳动着的
是我真实的皮肤

鹿回头

从太阳的神殿里
跑出的小鹿
却无法躲避
生活的箭

黑夜的猎人紧紧追赶
那受伤的羸弱

使它将心中的那一点点
鲜红的爱
染成背上的
朵朵梅花



无题

月光
那柔滑的丝缎
把它做成我的外衣
但我尽量
不去碰触
夜那冰凉的手指

从梦
这座高高的城堡中
透出来的灯光
在我这里也能够看到

让一些鸟儿
去学夜莺唱歌吧
而无论
它们的调门如何改变
我知道
幸福会来叩我的南窗

诉说

机智的命运
将她的慷慨均分
我领到的
是一份幸福

这份被冷落的面包
使我的快乐
得以存活
即使在遇到
像爱情与青春
这笔巨大的财富时
也不敢
轻易挥霍

母爱

夜晚
这悱恻的鸟儿
它在窗前的诉说
那么单薄

月光的
榻榻米
慢慢传过来
像母亲
那密密的召唤

记忆的十八滩
幸福的长河里的水
曾在那儿
停留

读莫泊桑《月夜》后感

月亮
这好神甫
他爬上塔楼
将钟声
传得很远
却把信仰的身子
藏在夜色宽大的袍袖里面

天堂
正在降雪
天使
为人类作出榜样
这白色的祷告
将动物们
吓跑

穿着内心的皮靴
跋涉

每一条令人怀疑的道路
那聚集的



一只只时间的耳朵
变得更加澄澈的
是一条河边
举起的爱情那明亮的火炬

月夜之二

月色 我爱慕的少年
他的脸是多么俊秀
他穿着白色的袍褂
却像天使一样
沉静地微笑

我迷恋他已经很久了
并把他作为梦开始的地方
他不断地在我的梦儿出现
而令我高兴的是
他对我吐露同样衷情的话语

他典雅的仪表
浪漫的举止 像一位绅士
有如一块磁石对我产生巨大的效应时
我的柔顺也让他感到甜蜜

他叫我“幸福的小羊羔”时
语气那么松弛
而我在每一次 受宠若惊时
将发烫的脸儿俯在他肩上



相信

月光
那美丽的耳朵
由冬天的手指
捂上

一二颗流星
是击中了我
内心的陨石

岁月
这口汨汨奔腾的温泉
将我的冷漠
泡软

风

经验的啼声
即将来临
一二片时间的叶子
摇晃

风
这六个指头的
修女
对着幸福的神龛弯腰



月光

多么鲜美的
一丛月光
它让我将其他的幸福
忘光

月光吻着每一株树
又在无花果实的蜂巢里
躲藏

为了得到幸福
那一根黑夜温暖的羽毛
我将帽沿上的天真
掸掉

衷情

贞洁的
月光
这内心的贵妇
她的歌声如船
在夜色里
飘摇

露珠儿
在甜蜜中酣睡
玫瑰啊
花王带泪

这雾气中
呼吸上升的河流
像一根银色的羽毛
在鸟儿的一声叫唤中
而她
盯着幸福的相貌
细瞧

生活

生活的母亲
她总嫌吵嚷
她的嗓门与手臂一样粗大
又回身将日子之火苗拔旺
她寻到了一根生活的细麻绳儿
却似乎看见了
月光的舷梯

有时
她听到了门外那一声踏车铃声
就急忙跑出屋去
而在那流水的树边
她或许在等待幸福这位绿色的邮差

夜歌

失眠的公主
他一再前来光顾
我看见了
她那乌黑的长发
与银色的眸珠

她那么调皮地
把我睡眠的月光打乱
又摘下帽檐上
那一根风的羽翅

然而
我受不住这诗歌的义气
终于
她在我眼中的光辉
越来越谈
最后
我趴在她的肩头
终于
睡熟

城市

醇酒的妇人
终日
只不过是她养着的一条
宠物
那一条黄金的尾巴
睡着
却无比精致

她把夜叫成抹布
又把天空换成厚沉沉的
天鹅绒帷幕

因为觉得对月光的赞美
是一种奢侈
便把生活那鲜红的蔻丹
涂满了手指
觉得
那就是美丽

幸福的意思

穿着
黄金的马夹
在城市的狭谷中
流浪
一些日子堆在墙角
遭到虫蛀
且终日见不到阳光

让长长的一生
爬过陡坡
这物理的高度比不过痛苦

我只想守着一张夜晚的书桌
然后拧亮月光
当成我的明烛
这就是幸福





异乡

离家的夜
它把月叫成饼
让我独自品尝

一些鱼儿
离开了餐桌
纷纷寻找
自己的归宿

回想起
家中的米缸
不知有没有
被生活的耗子
偷光

小镇

一个女人
与月光一道
又种下了葡萄
她身世如茨
在风中行走
又听凭流水的劝告

生活芳香的蛋糕
层面
或被切开
里面却没有幸福的果糖

于是她的一生与
她的爱情
就像江南九曲的回廊



日子

时间
绯红的花朵
在我眼中荡漾

萎靡的天空
是有些倾斜
却不在真诚的鸟的上方

我把头发上
云的缎带
绾成蝴蝶形状
并认作幸福的米黄

死亡

我曾经看见过死亡
那卧在床第上的一道阳光
是我丈夫的皮囊

宁静力量巨大
像潮水来了又退却
肃穆的牌楼之下
一队哀伤的羊群
缓缓通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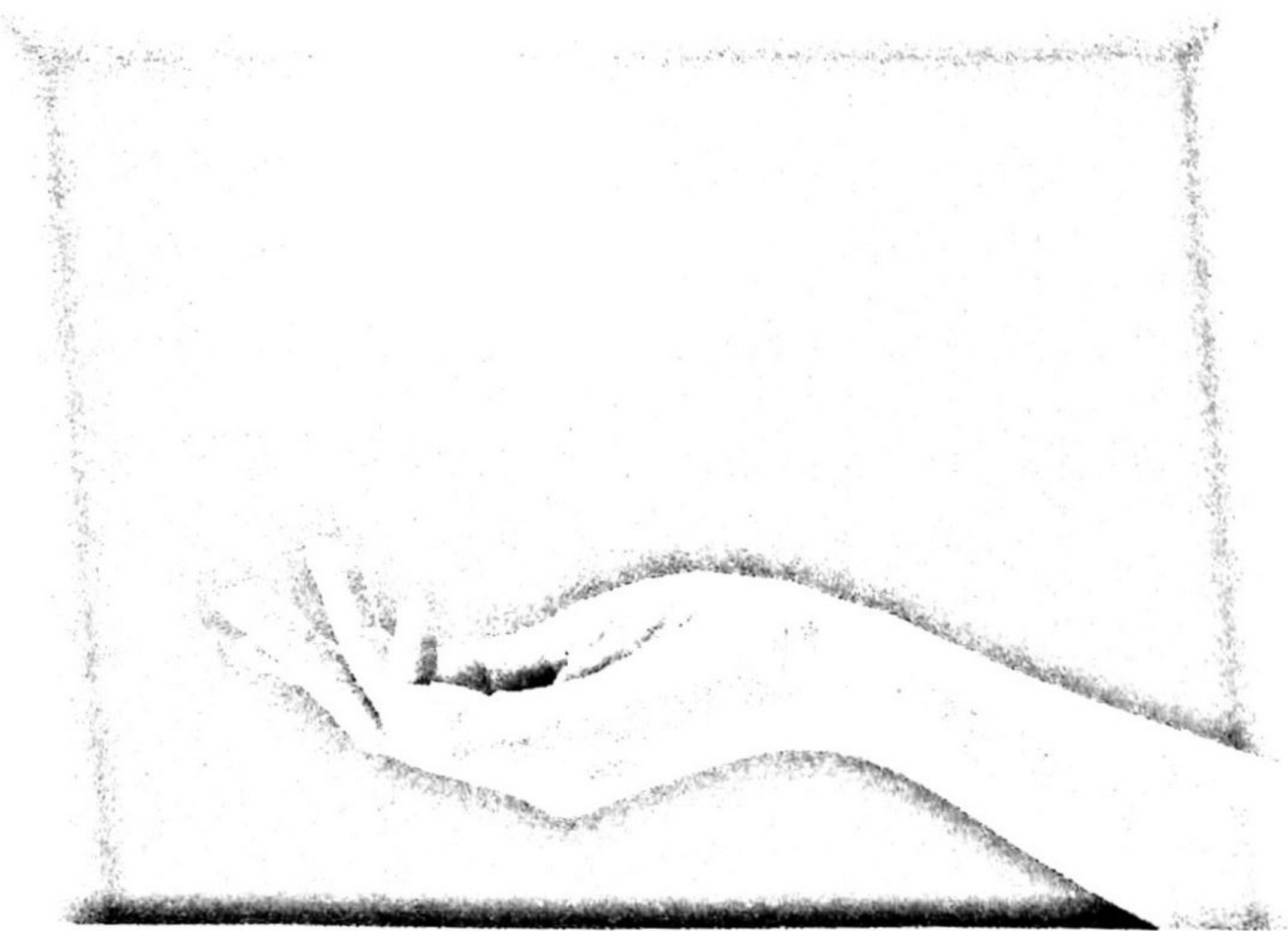
而我无法站立的目光
无法喊出声来
那下垂的眼帘里的风景
是我再也叩不开的门扉

时光

过目不忘的男人
他的眼中拖着时光的布条
又对天空过度依恋

有一棵岁月的树
栽种在别处
女人如鸟
他对其中一只长着黄色嘴儿的特别青睐
我看见他们携手
走进树丛
冬天
只觉得面熟
我不再出声招呼远处
然而
悄悄地我把夜色变成一条
沉默的
蚕蛾

第二辑 指尖滑过的阳光



诗人和羊

无心吃草
却低头微笑

阳光
作为饲料十分肥沃
它们痛饮

在它们之后的土坡
那留下的脚印
是一个个时间黑色的卵
成为
幸福的化石

葡萄之光

在葡萄酒
深红的注视中
快乐像山脉一样绵延

要淌过岁月这条宽阔的河
我们用了整整十年

而我们的谈话仍在继续
像在丛林中散步的
一对幸福的小羊
啊，敬爱的朋友
而为什么我的脸色
会红得那么突然

看海

其实

就这样漫步人生也不错

让一些走走停停的日子

去到生活的海边看看

时光

那急速的浪花

卷走了一些希望的鱼虾

却留下了美丽闪光的贝壳的沉思

其实

幸福的意义

就是走进一片岁月的荫凉

然后不断回想

在阳光的那一部分

生命在一次次试探

与在那深黑色的记忆的岩石下边

那一次次温柔的

牵痛

快乐的夜

快乐那僮儿对着夜色发痴
他背靠着月光的长廊
又到了矮墙那里
莫不是受到了风这位严厉的主人的责备
为了一件什么差池

我想跟过去
安慰他一下
却无法跨过这黑色的沟渠

我看见他突然跑进屋去
点燃两枝桌上的蜡烛
过了很久才出来时
披着主人的一件风衣

酒量

我没有多少酒量
生活很容易将我灌醉
我在失望之下的酩酊
回忆的泪象珍珠的飞瀑
而身旁倒伏的酒杯
一滴一滴
弄湿了岁月白色的餐布

所以啊
请不要试我的酒量
我只是夜晚身边
失意的斟酒人
而不是你对面席中
那个平静沉思的月亮

歌

足溯而回
我的歌声
是一节节夜色的莲藕

风的玉手
去采摘
那生活美丽的菱角

我站在古代瞭望
现在
那立在船头的月光
是一袭幸福的白衫

月亮

我觉得
夜像只空的纸船
把它放在
风的柔波中
总有些摇晃

然而
心灵总睁开它的一只眼睛
注视着
夜
一路的颠簸





我

我
这样的一株凡花
品性优良
我适宜在任何地方栽种
只要有一块阳光的沃土
而浇灌我的水
取自心灵的雪山

但我只为了
爱我的那一部分泥土开放
更多的夜晚
我伏在瘦弱的月亮的肩上

安静

深夜

我关上生活的店铺

沿着孤单的夜色前行

同样孤单的长街上

只有风

这位最好的朋友陪伴着我

她

名叫婉儿

她快乐的奔跑

并为我吹起一只笛儿

那些星辰的眼睛

遥远的凝视

像假的珠宝

却又捐给幸福的孤儿

而只有在路过的月光时

我忍不住睨了她一眼

发现在那张美丽的脸容上

忧伤已统统死亡

诉说

一个女人
她眼里的天空总有些沉默
未来
像萤火虫在不知名的草丛中闪烁
她柔弱的双肩
压着一片夜色的沉重
日子将生活的缸儿
打破
当幸福失血
她只愿意
对着月光诉说

秋天

生活的草
已在夏天吃光

它
现在望着光秃秃的树梢
那上面
飘零着一张幸福的嫩叶

风的目光犹疑
小羊
把脖颈望酸

阳光
把影子美丽地
画在地上

树叶儿
欲掉没掉
小羊
想吃未吃



傍晚

当儿子黄色的小手臂儿
挥舞着天空的手帕
我没有去租用
傍晚那块悲伤的空地

那上面
连风儿也不肯作片刻停留
甚至月光也不能生长
更别说
多收那么幸福的三五斗

我宁愿去丈量一个心事的池塘
将种下梦的莲藕
又放养一些生活的小鱼
而在那里面
总睁着一群星宿的眼睛
关切地望着我
在我房屋的背后

月光

月光

这双长筒丝袜穿在我的脚上

并不合适

又被痛苦的荆棘划破

然而

我不后悔

那是我生活欢愉的一部分

我戴上乡间露水的草帽

跑到落日的山下

并拿着一把希望的镰刀

去割那夜色临近的

一丛韭芽



雨

降在眼睛里的天空
并不总是沉默

那不时滑落的痛苦
构成泪水
那闪亮的皮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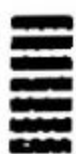
那一顶顶可爱的雨伞
像是幸福正在滋生的蘑菇

傍晚

当池塘
说着金色的语言
夕阳就在水中
吐着许多舌头

我把白色的羊群
赶进羊圈

然而
风的栅栏
却总有些摇晃
我提心吊胆
第二天一早就跑去
清点那幸福的只数
因为
在这夜的附近
听说
有一只生活的老狼



快乐

看着

时间沉静的火苗跳动

并且消失

我觉得有趣

我从那沉睡的灰堆里

扒出一只只日子山芋

然而

快乐不是瞎子

他早从窗户洞眼里

看到

幸福这一切发生的样子

年轻的时候

我望一眼
面前这所房子
它门窗松动
似乎有一半已陷在回忆的土里
它的主人就
要远离

一只火红的猫
无声地跳过沟渠
我发现它身后不远处
有一把风快乐的钥匙

太阳
引领着一位戴着智慧草帽的老农
笑吟吟地去爬岁月的高地



快乐

看着

时间沉静的火苗跳动

并且消失

我觉得有趣

我从那沉睡的灰堆里

扒出一只只日子山芋

然而

快乐不是瞎子

他早从窗户洞眼里

看到

幸福这一切发生的样子

年轻的时候

我望一眼
面前这所房子
它门窗松动
似乎有一半已陷在回忆的土里
它的主人就
要远离

一只火红的猫
无声地跳过沟渠
我发现它身后不远处
有一把风快乐的钥匙

太阳
引领着一位戴着智慧草帽的老农
笑吟吟地去爬岁月的高地



影子

行动模仿的猴子
惧怕身后高举的矛盾的鞭子
它并不开口替主人说话
却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
或向天空
乞讨一枚铜币那小小的身子

它卑微地蹲下地去
担心地望着主人
眼中那愈来愈多的霜花
只为了
失手打碎了一只生活的碟子

茶道

茶叶味道浓的朋友
他们总从外边带来
一张张风的报纸
或讲一些花边的笑话
与清凉的新闻

笑声躺倒之后
如水底的海藻碧绿
鼻尖上冒着热气的孩子
从黑夜的身体里
掏出红色的地图
又低头寻找语言的山脉

当他们起身告辞
一致迈着倒退的步子时
你也一定和我一样
喜欢这些
彬彬有礼的孩子

现代

带着少许咸味鱼腥的名字
头发上打着卷儿的波浪
一直是你流行的影子
那些绵羊的毛皮
穿在身上
多么柔滑光洁

有时
月亮作为信号升起时
海水举着一面白旗

公园里

日光那女子轻巧的笑
像蝴蝶倒立的身姿
掠过一张长椅
假若
上面躺着
风的一把钥匙
那是被幸福遗忘在那里

当岁月的鸟儿
掠过额际
你是否记起

野牛

冲破了黑暗的这疯狂的力士
挣脱了生活的天空和绳索

你去到塘边
看见一群月光的小鱼
嬉戏
你不哭反笑
在心头将温柔弄湿

当你低头吃草时
甘愿
抬起幸福的前蹄

月色

月光

这死去的银鱼

它的白色的肚皮

此时向上

漂浮在

夜色岛屿的四周

逃脱了生活的拖网

却感到游弋的恐惧

于是将一声叹息

撞上了岩石

浪

闭上了蓝色的眼皮

冬夜，雪

打哪儿弄来
这质地可爱的毛皮
像月亮一样的流浪汉
可以用来保暖身躯

围着火炉写诗的人
从怀里掏出热情的山芋
风在屋外啃咬土地时
却失去了尖利的爪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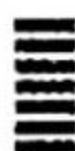
这下
我离雪儿更近一些
却看清她的容颜
映照得多么美丽

醉

你的笑声
是木质的楼梯
一级级地
上去
你抓住影子这位朋友
去你楼上的单间

地正在摇晃
无数星辰的眼睛
像
一个个彩色的汽球
飘走破裂

你
想去吃
月亮这个饼
就在黑暗里摸索



保险公司

喂

算命的

你帮我占一卦

我这一把目光的色子撒下去

是不是稳赢

到处都是

皮鞋凌乱的声音

一些等待上车的人

他们脸上的天空

像一块婴儿的尿布

幸福

将一生的钱袋夹紧

当车门关上

那些旅客

等待未来什么的来临

亡夫

回忆

是一张黑夜的面孔

幸福

拉着日子的衣领紧紧不放

笑容在家门口

是一朵美丽洁白的寡妇

你出门时

天已完全黑了

星子的眼睛

没有多看我一下

却转身又忘了

那只心事的提包

你告诉我

你将很快回家

与风一道

并且为我擦去

喜悦的泪水磅礴

农民

黑夜
这些家伙偷盗粮仓
农民将敲锣打鼓的希望
托付天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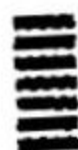
他们撞响一口古钟
那上面穿着铜锈的披风
召集时间
却压根儿不会抱怨
生活
这参天的大树

幸而
他们的脑海中只飘浮着
这黑白二件物什

怀想

月光和浆果
同时被我饮过
因此
我双目如妖
在我心底
滋生一种爱情的蘑菇

林中的日子
树叶飞翔如鸟儿离去
一路追踪我的风
跟流水互为安慰
而过去
像甲板上的
星光



历史

把一切归拢
一张沉思的面孔
并成为黑暗中的煤堆
闪闪发光

这苍白的月光
它像受伤的鸟儿
拍着翅膀

思想成为蜂窝
当我刚刚爬出书本的边缘时
若飞蛾选择灯光的错误

第三辑 水边构筑的家园



果园

这黑暗中的风
应声坠地
像有些秘密的女子
被在耳旁告诫
又留下岁月的话柄

苹果
这位偶然经过的英雄
将他那金光闪闪的红绶带
飘入夜的怀中
月下
这扇深情的门开着
看园人的梦
肯定很香很香

落日

傍晚

我手牵着儿子来到野外

那一片金色的圣地

宁静是朵黄色的小花

摇曳着

我儿子他有些疑惑

我告诉他前去抚摸

他问我

十万个为什么

我也回答不出

只是手指向天空的尽处

云

正做着一层面膜

在那沧桑的面容之上

而

燕子的身影

几个起落

到了夕阳那里

夕阳这一本书

让我儿子去读

等待

当燕子飞来飞去地忙乎
我坐在家中
等待幸福
那一道多情的阳光
它理解我
像一个金色的玉佛

幸福没有来
我看见风拿着绳索
但我不会下跪
凄冷地去向日子的肩头
哭诉

别一种生活

在一些下等的场所
这也是世界的另一个出口处
招牌鲜亮
是夜活跃的身影
在那里忙乎

他铺上月光之类的草席
风 站在门口
她 一个变性人的躯壳
她笑得那么廉价的天空
施舍给路人
而钱袋里的天空
却装满了申诉

然后
总得和日子一道过
并与心中的影子冲突
如风如烟的女子
所以将月亮的眉毛紧锁
又将月亮那黑色的长发
挽成脑后的一个美丽发髻

爱曲

被雨水冲刷的
天空
像爱情的茅屋一样亮堂

我知道
风正在沉睡
而孤单像星星在无人的角落

我想
为他点起一堆
岁月的烽火
并向他传递
最真实的
来自春天的消息

夜

我曾经将忧郁那件黑衣服

一穿到底

然后

坐在以前日子

潮湿的柴堆上

像风一样抽泣

然而

在你的星光的眼皮底下

那爱做着的白日梦

我也有并和你在一起

十二行诗

为什么你总想抓住落叶
那枚飞舞的日子
那不属于你的虚幻的幸福
如果所有的心灵都开始腐朽
那活在世上
我们不等同于梦游

我可以原谅你眼神的无礼
它曾冒犯过我内心无比尊贵的爱情
而你只把它当成你日常的填充物
你说过那些话的发丝
是你在代表黑暗的述说吗

我无意去关心大到战争小到环保等等题材
因为在日子的道边
有人反正已用热情的
唢呐吹鼓
我只关心内心自我绝境的恐怖
是来自亲切的生活

新梁祝

在虚拟的
人间
我们是一对上下翻飞的蝶儿
月色作为我们的洞房
布置得十分华丽
而我们又在花心的新床铺上躺下
像一对真正的山中的夫妻
又像风那精灵的仙子
在你的宠爱之下
我将那把本打算回家的钥匙
抛入日子现实的坟墓里

我

我

这一只时光的灰背鸽

扑棱棱地

从岁月幽深的门洞里

斜斜地飞出

冲出一片在原地的喜悦

那双翅

扇起的阳光

是无数凝洁的缘尘

而有一粒

却迷人

你如今那幸福的眼神



想

无法撼动

生活

这棵疯狂的大树

我却摇晃你

这爱人的肩膀

在傍晚

你的沉思多么卓越

像一条宁静的月色的河流

而风将我

这一棵柔弱的小草

把它种在你心灵的隔壁

爱的日子

我的幸福

曾经

像萤火虫一样

微弱

而夜的啼声

多么孤独

当我从月色的住处出来时

眼睛里带着一丝爱的朦胧

但一路上的日子都在沉默

那是怕风

这位飞快的朋友

它跑在前面

向你报告

我所有的崭新的喜悦

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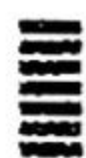
生活失宠
而我在幽深的岁月的宫中
穿着年轻这件华丽的衣服
却只看见孤独正打扫着院落

假如你正好走过
啊
听到
从高高的风的围墙之内
传出的一声叹息
像珍珠般洒落
那是我心的小鹿
被关闭在月光下的禁苑

月色

在黑夜的怀中
我眼睛看着月色
这位辛勤的主儿
他在远处种树

生活
这位爱的围观者
是怎样来到这一切透明的宫中
而在沉默的莲座底下
我究竟怎样
被风儿一眼看中



独自

每天起床

穿衣

对着镜子梳洗

这是我的房间

我可以随心所欲

生命的意义

是为了像风一样消逝吗

假如

孤独这一把钥匙

不能开启幸福

那它只是我身上佩带的一个闪亮的腰饰

假如

假如

我是那一只岁月淡绿的飞蛾
它将不再把忧伤挥舞在我的脸上

假如

爱情是一道无声强烈的灯柱
却集中所有的痛苦
让它们统统死亡

当

风这位心灵的雇主
他
经过月光的磨坊时
他们的对白是多么幸福
但我在茫茫的黑夜里
只把你不懈地找寻

死亡

我在梦里
一次次看见死亡
它画出的图纸
那是我的亲人们
他们摇着长夜的橹歌
回到人间

我想抓住
他们挥动的灰暗的手臂
却隔着生活的板壁
风是路
泪水也是路

我的心
是一个冰凉的秤砣
而我最后
只能丈量一处月亮的影子
却无法称出
它原来的体重

蚕义

不妨说说人
那些现实中的蚕虫
到处爬满月亮的床底

在梦里
我们扭动柔软的腰肢
却缺少一根勇敢的胡须

我们
用爱引伸的脖子
够不着那一张心灵的桑叶

时光

时光这只乳燕
它停留在我的廊沿
那一身阳光蓬松的羽毛
让我把思想的帽子
抬高

它无法站立的细腿
而
幸福
一再跌倒

但像天空一样的
真正的宠爱
是妈妈为它带来
那幸福的食粮

河

有你
才有这世上
月亮踏遍的足迹
才相信
那窗户里的太阳
多么真实地照耀

纵有暂时的船儿
载动别离的波涛
我也还扎上
你送给我的那一条温柔的头巾

菜市场之交响乐诗

第一篇章

(一)

生活的栏马

它疯狂地冲向菜市

1

鱼

想到自己生活在水里

刚想争辩

就把话语

吞下

2

鸡鸭鹅

它们吵架的热情非常高涨

将脏话吐向天空

像一个个真正的泼妇

但它们的身子

冰冻的一部分

是在世界的北极

3

只有蔬菜
这些好脾气的女子
美丽地躺直身躯
中间
有一只多情的茄子

第二篇章

风的驴马
在菜市场里
缓缓地踱步
1
屠夫
那精明的
脸上没有血污的家伙
一手抄着生活的刀子
一手又提起一块语言的软肋

2

卖鱼的妇女
他们身上的鱼腥已大概有半个世纪
他们在伫立张望时
像是分散在四处的鹭鸶
而他们幸福的生活
至今仍在水里

3

卖鸡鸭鹅的
早已经喝令停止
因为他们越来越担忧
日子在这一带很少光顾

4

阳光
那汉子
在菜市场
边走边看
我以为他会挑拣
一块幸福的软肋
结果
却看见他在蔬菜摊上停留
并在那儿相中一只悲伤的茄子

想

我想起了我的外婆
她那流水的爱情
与短暂的幸福
和她坐进纺车的年月
她的年轻
像美丽的桃花
在风中消逝

我觉得一阵心酸
隔着
日子几万道山梁
并在眼中
饱含天空的热泪
阅读
如在人家门楹上节后的春联
在已失去的喜气中
像昨夜在河中浸泡的月亮



民间

女人的裙花
翻腾的细浪
在一条条家的河流中
倒映
过往的星星·
如男人们手边
掸落的烟灰
一切自然
在民间
那月白色的蚊帐下边
偶尔
有一二下爱情叫出声来
夜多么清凉

月夜

我的幸福

它的叫声并不绵长

有时

它像是泊在夜色草丛里的

一只鹭鹭

而我是被风领养的女儿

又无法

抖落一身的尘缘

我读那月亮一般的父母

他们在民间

并不孤寂

偶尔

星星从安静的住所出发

乘那梦的竹筏

漂去

岁月希望的脸庞

农忙

有时
当麦粒们的脸庞
淌着金光
父亲
母亲
他们就搬动着
风这一口巨大的柜子
打开又合上

在圆顶的穹苍下
夕阳
那头美丽的老牛
在岁月收割的地方

燃起
一些朴素的希望
有如生活对烟囱的
了望

独吟

我

不要有一张

像月亮一样

令人同情的脸容

这容易裂变的脆弱

容易使夜陷入歧途

又像一笔人人觊觎的财富

美

如果是天边的浮云

该多好啊

至少

她知道

该为谁停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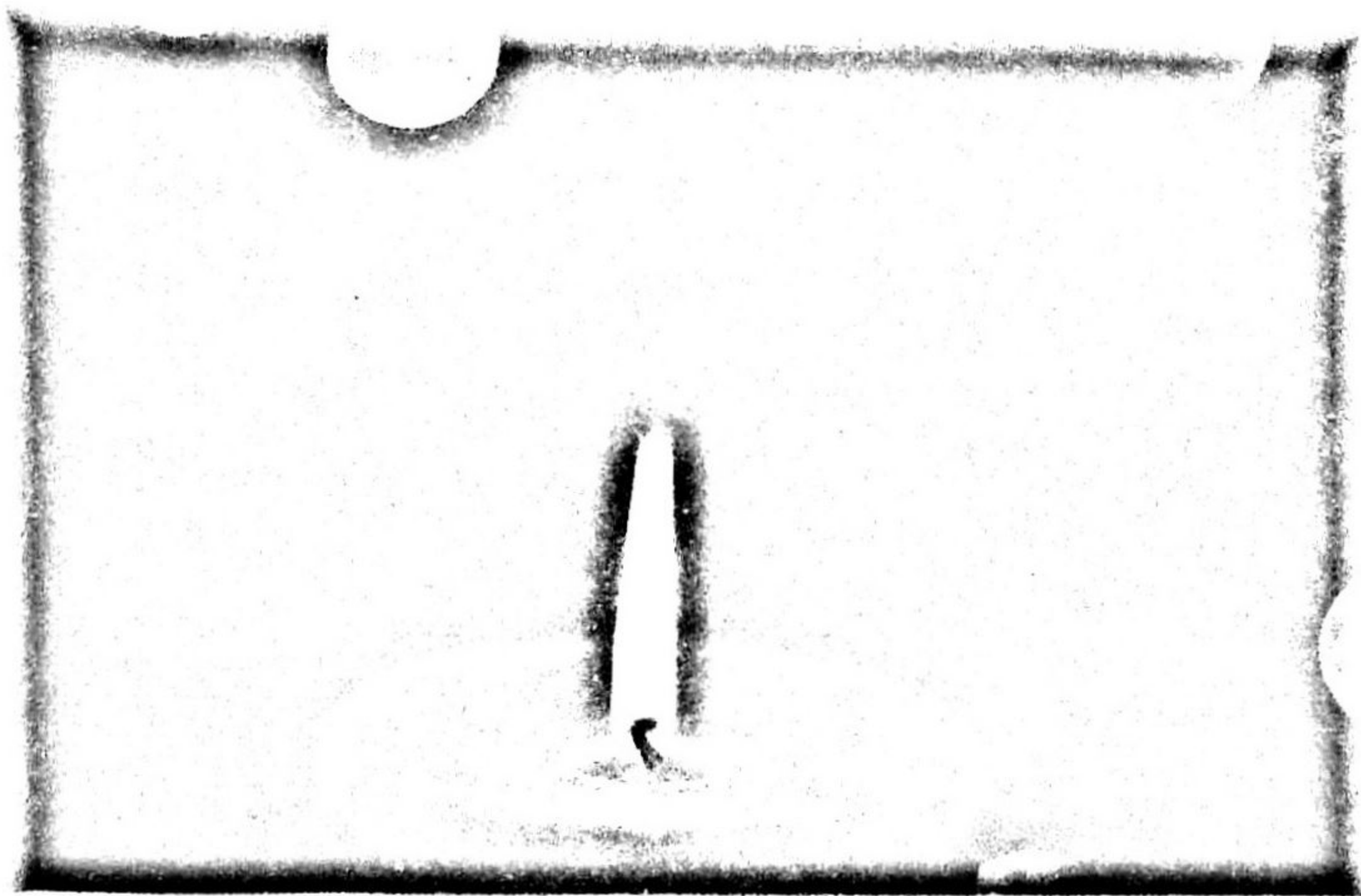


荷

清纯的笑声
滴落
又在暮色的长发里面
消失

我还是那位
作着幸福垂钓的少女吗
从那经过的风的马背上
骑着的月光
他
正是我的挚爱

第四辑 镜中爱情的烛光



等待

我喜欢风
这位孤独的男子
他远道而来
与我刚一照面时
却如此熟悉
他作为我的客人
又与我的梦
一路搭伴

他总是沉默
而他眼里的那口井
却照出一对
幸福的双驼

当寒鸦的背上
栖满夜色时
我们是否应该归去

等待
在一株庭中的老槐上
有 那么一轮圆月升起

鱼

鱼
出身名门
甘愿
生活在水里
却并不曾对天空放弃

风穿着细条纹格子布斜衫的
这位好心的大婶
为鱼儿拭泪时
却发现
鱼出落得多么美丽

而她用那一张快嘴呵
在夜色的四处传播
鱼的芳名

舞

心的梆声

——敲响

那些黑暗中的螳臂

兴奋地推倒日子众多的墙

在夜

进退自如的幸福中

像月色照见

靠在墙角的蜘蛛

梦着的一张网

又被风儿的嘴巴

轻轻地吹破

你的声音

你的声音
是夜色的抽屉
一层层拉开
里面全是
我喜爱的珍宝和珠饰

你的声音
是条长长的甬道
从那破落户的月光底下
穿越
风的矮墙
而梦
是像我这样如鬼狐的女子
去到你
无人的灯光的书斋

她

夜色那女子

内心孤凄

她坐在回忆的乱石堆那儿

为爱情吹风

而双目含着潮汐

月光在研究古人的诗词

岁月屹立在那里

像千年的岩石

在如烟的倾诉里

她像是一支无人知道的

美丽忧伤的箫

风尘

像灯光一样
粉嫩的女子
也有一具灯光的骷髅
她们斜插着
一根岁月的风凉针
去吊金钱的肘子

有时
她们眼中的清溪一闪
那是在内心深处
看见 幸福的昙花
在夜里开过

爱的诠释

也许
我能转世
只是因为你到处张贴日子的告示
你在冥冥中
为我招魂的
那篇祭文
在清明时燃烧
为爱腾起一阵深红色的烟雾
烈焰
那火球向着你一边滚去的时候
我自己也无法抗拒

黄昏之光

当
黄昏之光
向着河流的方向涌去
我就是你歌声中下沉的女子
沿着你那夜间扩散的眼神

在泪的河岸边
作为你梦的起点

假如

假如

爱像那雨后的新荷

那么

你手中采到的一枝

是开得最好的

心事的月亮

它爬过山坡

它欣喜地

注视着

这一幕

我们的爱情

在人间是多么幸福



因为

因为有你
我歌唱天空
多么纯净

一直有你
日子的额头
才没有沧桑的痕迹

我
容颜如故
只为了在黑夜必经的路上
等你
如星光的一瞥

我们的爱

在今夜的星空下
我们奇异的爱情
像朵花
长在风那
不知名的地方

多么美丽
浪漫的月光的倩影
那么幸福的双驼
总比一个人的孤单
更加清亮
而为什么不呢

就算是星星
也睁着一双原谅我们无罪的眼睛
听着我们诉说



爱情

清贫的爱情
它在月下的歌唱
多么自由
就像在茅屋的上空
星星们守着自己的幸福

而在尘世的烟云里
富贵是一棵树
它应该长在别的什么地方

给你

竹篮里的歌唱
是风在歌唱
是日日等待的天空的歌唱

你
腋下夹着生活
那一擦擦
厚厚如砖头的日子
吟着古人的诗词
却低头赶路

在你经过的
那些熟悉的园中
突然伸出
一枝爱情带露的桃枝

题春

挽着第一声鸟叫
江南反复的吟咏
在枝头
遂成春词

三月探不出深浅
竹篱解散
河流的长发
那雨
不曾预期
云争先落入
敞蓬的渡船

忆你

稠稠的月色
流不进忧郁的门窗
却浇铸一颗心

夜城已闭
风放牧一群梦

你
曾经的步履
且踩过絮语



三生石

三生石上
痕迹全无

飘去远方的我
等候不了风景

石上明月
照得传说更远

肖像

把你木质的笑
镶入风之框架里
你的目光是一枚戒指

星子落满湖时
夜晚是从茉莉

无题

夜很瘦很瘦时
梦路很窄 年轻走不出去
因此扯下云漂成河流

当有微风吹起
便有一树果实
默许 此时不该熟的也熟了

太阳太遥远时
明天是一个漫话

之二

在最沉默的晚上
让夜这样紧紧搂住
我的肩膀 我颤抖的双肩
靠近月光后的窗帘

当梦儿梦儿快些来时
窗帘后不敢掀动爱情的睫毛
只在有一次 怎样被温柔弄痛过我

写诗一刻

语言的小圆镜
泛出你金属的脸

沉默且已成河
许多念头便如浮藻
你一脚陷进
时间的沼泽

而风总是多棱
心便成了几何形状



独吟

月摆渡的黄昏
风是一艘沉船
夜此时落水

且涉过
一个人
薄薄的灯光

感觉

黄昏
悬唱
栗色的
苦闷

冬之废墟上
月光摘取一些落叶
捐给无眠
且心已瘦成
一
弯
水
月

岸
扛着肩膀
低首
如羊群
走过



秋意

落叶
的窗口
被黄昏暗示

少女的悲伤
是
一只蝴蝶
季节倒伏之后
我从夜里
收割月光

忆

楼群

丧失了记忆

成黑色的蝙蝠

你

带露的月光

是一路的羊齿植物

而那棵树

是故乡长大的鞭影

今夜

一脚陷进异乡的灯光

却打着了故乡的月色



小村三月

往事被抛得很远
心情被泡得很淡
水痕隐约了
小村构思
很久
才发现
是谁陈设了
一幅
和风细雨图

水巷

在水巷里
打捞寂静
如打捞记忆
而鱼眼闪烁

有寂寞的垂钓者
钓
一弯冷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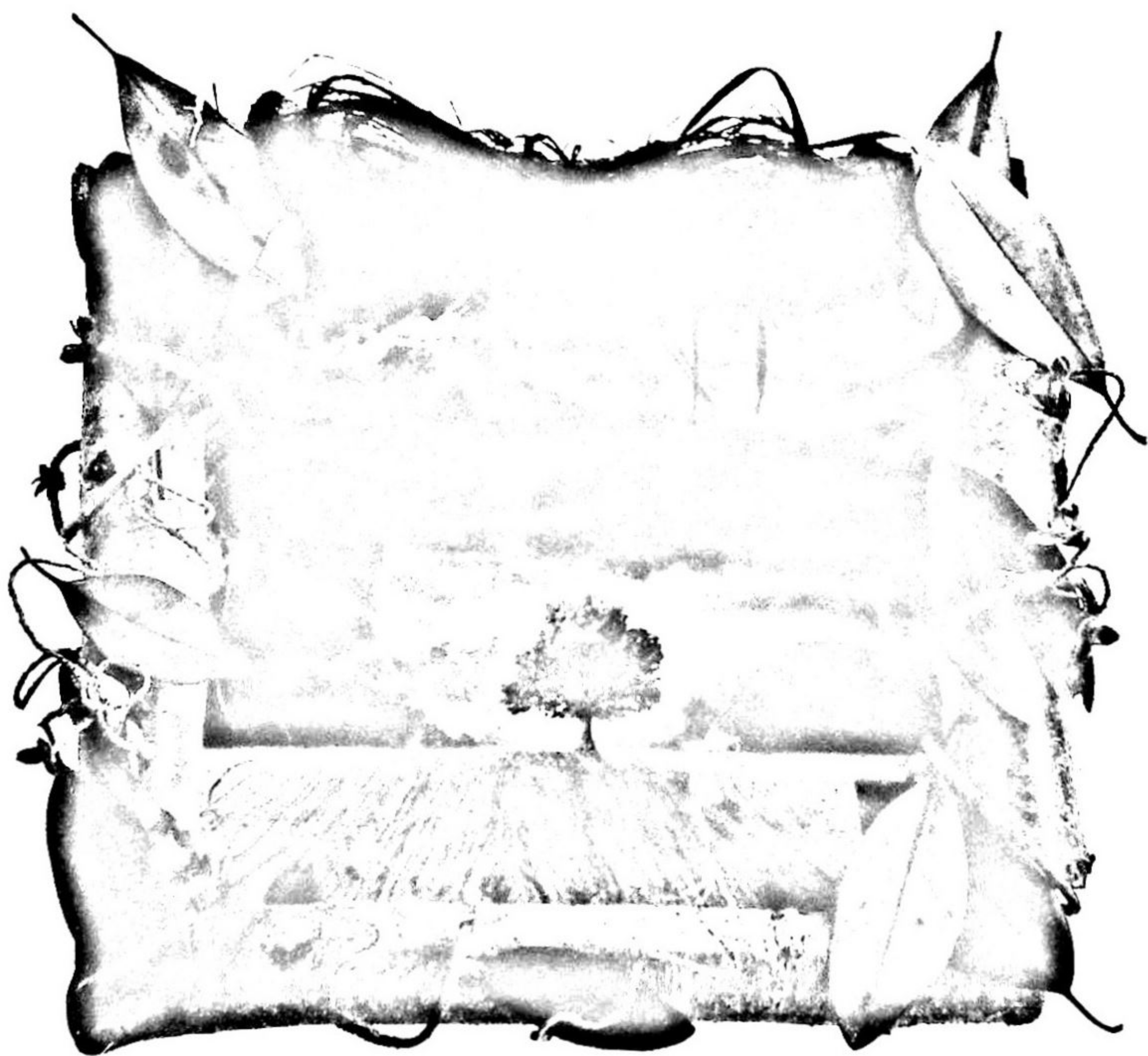
芦花

乡村的梦
是一朵走失的云

塬上的女子
总被风
指指点点

当思念熬白了头
目光
便收进湖底

第五辑 心灵幸福的门扉



渔夫之夜

漏网的
月
与通俗的风

且拾掇民间
最深的古意

河
驮你少年的心事
梦很涩时
却弄懂月光

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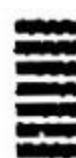
于夜的边沿
月光搜集
枯枝
城市的表情忽明忽暗

风
爱上层楼
而许多窗户
如历史
荒废的眼睛

乡间

阳光如疆
被季节守候
风
啃着河流
如啃一杆麦秸

草
量了许久
眼光无法拒绝乡村



困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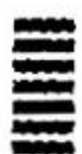
阳光
是一群岛屿
且把孤独削成手杖
忧伤弥漫时
日期走失
如一只羔羊
心事萋萋
而
目光断流

其实
我是荷锄而归的那人
在梦边簪花
吹响年轻这把唢呐

渔村的夜

渔村的夜
四处有网
有眼睛如豆
从河面播撒

风
此时坐庄
船
则无声如鱼
而渔夫的目光
只抓住
日子蹦跳的活鱼



渔夫之梦

夜晚的锚链
锁住波涛

儿女的欢乐
如
舷边的鸥鸟

月光栖在船板
等渔夫伸手抚摸它
潮湿的羽毛

异乡的梦

流浪的远方

找不到

自己的城市

飘泊的目光

像云一样

来来去去

异乡的梦

是后来一本薄薄的诗集

写在二月墙上的诗

风
形成
一枝秃笔
就苍白了
二月

梦
此时有讯
而肩膊
穿过密密的阳光
绿
偶尔失蹄
且弄湿
河的衣裳

信

抚摸梦

也抚摸月光

信的岩石很厚

很高

心起飞时

将

不再有夜的暗礁

水乡

1 湖

谁的

一方手帕

在乡村失落

而洁白的梦啊

是云的扁担

2 桥

垂虹的心思

淘遍

江南

风的栏杆

拍打夜色

3 小巷

小巷

被黄昏虚掩

或撑着屋顶流浪

且

在夜的转弯处

闪过

月光的衣角

春江 花月 夜

月白的

黄昏

泪的颜色

更淡

而梦是一丛蔷薇

风

于墙上题字

少女

或

一口水井

背诵故乡

无题

人
短短的一生
像风
潦草地吹过

而幸福像草丛中的花朵
或
沾着多情的雨露

像马儿嘶鸣
去踏遍无疆的疆土
而金色的
阳光
擦亮
内心如镜的天空

感觉

像一阵轻风
它吹过我的眼睛
即漫生碧色的情愫

荒凉的夜
不再像海岸线一样狭长

心
隔岸居住
而梦
像一条弯弯曲曲的
护城河
静静地
向你流去

思

哀痛的风
在无人的堤岸
吹拂

自从你走过之后
我已不知岁月的潮汐
涨了几重
而
在今夜有一滴
新来的雨点
吹入
我的眼中

听

静坐在岁月的空谷中

听足音踏破

寂寞

一些来来去去的风

在日子悲伤的林中

像驼队走过羊肠道

我只愿意

卷尽一身落叶的衣裳

听那无言的诉说



惊慌

摩托车手纵横跳跃

像在马背上

抓住缰绳

使时间和风向变速

如果加大幸福的油门

会不会撞上一棵生存的大树

我抓紧了目光的围巾

紧紧闭上眼眸

岁月

幸福的疆域
无比扩大
却无暇种植痛苦的罂粟

梦

匆匆走过时
月色招呼他进屋

风在桌上
放置了两双筷子
或准备与我父亲
对酌

母爱

美丽的母亲

手肘如风

在眼底

把花儿吹破

月色是构成的新的威胁

它会把孩子抱走么

所有的阴影存在

都是黑暗张口的巨兽

在一生长长的镜中

担忧的天空

只剩下一块梦的石头

邻居

声音
从窗口贯下
无数如风的经历
被日子所熟悉

心事的荷花
一缸一缸地开了
最别致的两朵是
邻居

平凡的幸福

我的父母

脸色古铜

又在星光下围坐

而梦

是那一盏桌上的油灯

且无言地诉说

弟弟如风

从外面带来

海水的鱼腥

又呼喊着一群月色跟从

我看着夜

这一切平和如初

就在心头暗暗地

积蓄着幸福

给你

想你

那些午夜的故事与消散了的钟声

以及寂寞

在歌唱

尺牘案头的月光

梦醒了

一个男人抵消在

额头里的悲伤

像被抛弃的岁月的孩子

只有风

将你怜惜

跋

何 笛

美珍的诗集要出版，嘱我给写个序，我婉言谢绝了，我自知还远没有到可以给别人作序的资格，又不忍拂了她的一番美意，便想写一点与这本书的渊源，放在书的后面，算是跋吧。

时光真是匆匆，算来，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因为文学，因为诗歌，使两个素昧平生的年轻人成为文学之路上的同行者，尚未摆脱少年习气的我颇有点好为人师的作派，常常对她清纯得让我激动不已的诗故作高明地“指点”一番，现在想来，可能是她的客气或者照顾我的面子，像个很接受教育的“学生”，不间断地有诗作寄来。

她的生活，在那一段时间，好像有很多的变数（后来才知道，事实上也是如此），寄信的地址一直在变化着，我不知该不该回信，也不知该往哪里回信，她似乎也不在意我的回复，只是把写好的诗送到一个安全的场所，直到有一天再没了她的信息。

转眼又是几年过去了，一些曾经的生活成了历史，文学已成为生活中精神的调节，让自己有一个可以回归的精神家园，这样的时
候，想起了美珍，于是就有了下面的文字：

没有寄出的刊物

多年以前，我主持着一本叫《玄鹤》的乡镇文学刊物，作者大多是本镇的文学青年，也有一些外镇的、甚至是外省市的作者，为

相互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其中就有一位小朱姑娘。我不知道她是从哪里了解到我们这本刊物的，在她给我的第一封信上，只是简单地说明了给刊物投稿的意思，至于她的职业等等有关她的情况，我一无所知。我只能从她的通信地址和字迹上去判断和推测，她是个农村女孩，没有受过很好的学校教育（换句话说就是学历较低），并且年龄也不大。

她寄来了两首短诗，读过之后的感觉相当好，就像是旷野里，一条穿过山谷和树的小溪，一个长发赤足的浣沙少女，挽着裤管，悠然的哼着歌儿在溪水里洗着衣物那样一幅图景，清纯、脱俗，没有那种娇滴滴的女儿家之态，更无脂粉的气息，是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和对生活的向往、感悟。我不禁为她的诗作打动，一面安排编发她的稿件，一面写信给她，除了鼓励她继续写作，又让她尽可能的多寄一点儿作品来，后来，还在刊物上编过她的一期诗歌作品专辑。

在其后的信函往还中，我逐步了解了一些她的生活状况。一个农村女孩，在贫困的生活中爱上文学，是一种幸福，又是一种不幸。是文学，为她插上了飞翔的翅膀，使她在日常的劳作之余，让梦想随着心儿一起飞。营造她诗化的、理想的人生，而文学，却并不能使她摆脱贫困，更不能改变她的生活方式，使她的心灵在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之中备受煎熬。

在她给我的最后一次稿件时，她的信中说，为了生计的需要，她将随同她的家人一起离开故土，去外地谋生，不得不暂时告别她心爱的诗歌，她将去何方，还是未知数。这以后，她偶尔来过几封信，最后竟没有了下落。

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她究竟去了哪里，又在做着什么，是否还曾动过写诗的念头。她就像一片树叶随风一起飘走了。而刊有她作品的刊物一直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架上，无从寄出，我希望有一天能把刊物寄出，不管她是否还有爱文学的想法，那也是她生命中一

段经历。(2001年4月5日《文学报》)

说实在的，这篇短文带有寻人启事的味道，而她，竟像是在人间蒸发了似的，消失在于无声处。有时坐公交路过她居住过的小镇，也曾想上来的旅客中会不会有她，多次的失望后就想，即使她真的出现，也未必能认得出，况且又何必去奢望这样的邂逅呢？而她的再度出现，就如一千零一夜中的传奇，就在去年冬天的一个期待阳光的下午，我正准备处理病毒了作死机状态的手机时，屏幕上居然显示着一串陌生的电话号码，我用固定电话打过去时，传来的声音让我难以置信，真的，我都快把她淡出我的储存资料了。

她告诉我，尽管经历了很多的生活风雨，可那颗敏感而跃动的诗心依然年轻，在诗心的观照下，生活的阳光灿烂如花，过去的日子里，寻求生活的时候，也在寻求幸福的真谛，现在，走出了过去生活的影子，而经历的过程，就像一扇通往幸福之路的门，所有过去承受的痛苦，回首而望时，听得见诗神在月光下的召唤，为此写下的几百首诗歌，抒写了对生活的追求和对幸福的感悟。现在，有机会把诗集出版的时候，想听听我的意见。

我读着厚厚的一叠诗稿，觉得她对生活、对诗有着非常好的领悟，她的诗，记录或表现了她当下生活的回归之路，虽然艰难，虽然错过很多，但她毕竟找到了通往幸福的门。“在尘世的烟云里 / 富贵是一棵树 / 应该长在别的什么地方”，富贵就如浮云，她所要的是真挚的爱情“是一枝带露的桃枝”，无法抗拒的“作为你梦的起点”，支撑她从恶梦般生活中走出来的。就只有这诗意的追寻和她所深爱的那一个人。我想，一个人，只要有着这样的信念并坚持着，幸福一定会紧紧拥抱她的。

2011年1月14日于无意室

后 记

从童年时代起我就特别喜爱书籍，它像一位先知给我打开了一扇通往神秘国度的门，使我得以躲避那过早加在我身上的不幸悲愁与孤寂，我对它痴迷得如饥似渴、废寝忘食，但那时只是时间的漫游，并没有怀着什么目的，以至于决料想不到后来有机会与文学与诗结缘。在偶尔的劳动余暇，我灵感的触须突然张开，又遵从一种莫名的召唤，让心灵一次次自我放逐，像白云在天空自由飘荡，又犹如一阵金风飒飒地吹过时间的亘野，在一瞬间获得的精神美感无可比拟。并汇集成一股讴歌的力量！诗让我得到解脱，也不再封闭。

在我居住的乡间，风景很美，一切适宜，没有羊肠马粪，却有猪厩、阳光和薄雾，公路笔直地延伸至无穷神秘的各地。农民的脸，古朴淳厚，散发自然的光泽，一年四季，田野变幻着景致，这些撩拨着我的诗意，为我重新构筑另一个广大无限的空间。

而我在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之后更能感受诗的可爱无比，诗安慰了我，陪伴我，支撑起生命的天空。融入了我的血液，成为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一次出书，心中确有志忑不安和惊喜，像刚出阁的嫁女不敢走出房门，然既有了勇气做了汤，就不能不请人品尝，是咸是淡，全凭君说，让这一条心情的小溪流向你，因为它是我内心真实的写照。

感谢我的老师兼心灵的朋友何笛，他帮助了我，从整理、汇编到校订付出的一系列辛劳，又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他是一名出色的文学工作者，却过着普通的清教徒式的生活，然而他有着一个

高尚的灵魂，又有着完善的人格的光辉，我就从心里面推崇他，爱戴他，并感激他一直引领着我，在十年以前我只是个文学的初涉者，他给了我诗歌的方向，这也是难以解释的禅意啊。

我们一齐期待着这本诗集的产生，我把它叫成“我们的书”，并怯怯地献给那些关心诗歌、爱诗歌的人们。

2011年2月10日